



新疆
地理

奔向巴音布鲁克

——新疆风情录③

于文胜 邢刚 主编
文昊 编



天山 塔里木
喀纳斯阿尔泰

魔鬼城 吐鲁番
喀什 巴音布鲁克

哈密 克拉玛依

火焰山 帕米尔
罗布泊 额尔齐斯河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新疆地理系列丛书

奔向巴音布鲁克

——新疆风情录③

文 昊 编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丛 书 名 新疆地理
主 编 于文胜 邢 刚
本册书名 奔向巴音布鲁克——新疆风情录③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830001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6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mm 大 32 开
印 张 102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374 - 0488 - 7
定 价 396 元(全 2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龟兹北山揽胜	肖 廉 (1)
喀什河源头	孟驰北 (6)
踏访米兰	赵天益 (10)
游旅喀什	朱又可 (15)
叩访叶尔羌汗陵	赵 力 (23)
奥达木麻扎探秘	马树康 (33)
汗诺依古城	王时样 (46)
神秘的姑娘坟	谢家贵 (48)
巴里坤山	钱明辉 (50)
吐鲁番三赞	骆春华 (55)
走进葡萄的世界	李 琦 (58)
风过达坂城	骆 娟 (60)
漫话高昌王陵	王炳华 (63)
火焰山面面观	王炳华 (70)
高昌古城	李 冯 (76)
交河古城	李 冯 (96)
吐鲁番的村庄	张世明 (113)
博斯腾湖的芦苇	苏 予 (122)





奔向巴音布鲁克	马大正(125)
梦回巴州	宋正礼(141)
夜宿塔里木	赵天益(143)
大西海子散记	肖 廉(150)
神游龟兹	梁 越(153)





龟兹北山揽胜

——肖 廉

“布达拉宫”和五彩山

闻名世界历史的唐代大佛学家玄奘 1300 多年前西去印度取经时曾路过屈支(汉之龟兹,今之库车)。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此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一大龙池,并说池里有龙,夜间出来与屈支母马交配,就生出“龙驹”来了。这可真够神的!“龙驹”自然没有,可大龙池呢,而今安在?

我们驱车从库车县城出发,沿独库公路驶进一条名叫盐水沟的山谷。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座驼色的、形态奇异的山峰,好似耸立在眼前的一座琼楼玉阁。岂只是楼阁,而且有亭有榭,有廊有厦,有柱有塔,甚至在山峰的中间和靠东边的制高点上还有两座可以俯瞰全“城”的“戍堡”,真是绝妙极了,人间少见。我忍不住发惊呼:好漂亮的“建筑群”!用什么来形容它呢?

“布达拉宫!”司机小王一语道破。对,非常恰当,的确是一座布达拉宫!莫非当年修造布达拉宫的建筑师们是根据此山的形状而设计的?

山回路转,“布达拉宫”留在了我们身后,眼前出现了另一幅奇景,这是名副其实的克孜勒(红)塔格(山)。光一个红字是难以描摹这山的颜色的,它的基本色调是赭红色的,但又有绛紫、桃红、玫瑰红等颜色的条纹横向排列,中间还夹杂一些淡青或月白的色块。它的近旁有一些山色却是土黄、灰蓝或黄绿色的。在快接近大龙池的地方还有一座山是青铜色的,我怀疑它干脆就是一座露天的铜矿。

今天是南疆 5 月少有的好天气,这五彩山体在蓝天白云的广阔背



景映衬下,实在是太艳丽、太迷人了。即使你用尽所有的形容词也难以描述它的色彩才形态于万一。所以还未见到龙池,我已经觉得不虚此行了。

龙池风光

汽车在一个岔路口折向东北,很快就进入了库车河谷。河的两岸生长着山杨、怪柳和一些不知名的全身开满金灿灿小花的灌木。擎天柱般的云杉从山的阴坡坡顶一直铺展到山脚,和山杨混交在一起。

越往里走越觉得凉风习习,山杨的叶子也越变越小,到后来变成了嫩黄的牙苞。我也觉得仿佛从盛夏退回到早春。突然,一道飞瀑从半山腰里直垂而下,可惜,它被盘旋的公路截成了三段,这水就是从龙池流出来的。

汽车吃力地爬上了这座山包,路右边就出现了一汪碧蓝的湖泊,是由两个圆形水面连在一起组成的,像一副眼镜。这眼镜湖就是大龙池吗?不,它是小龙池,就像乌鲁木齐东北的天池下也有小天池一样。当地人管这小龙池叫“小涝坝”,出口处设有闸门,它实际上已变成了一座小型调节水库。水是从大龙池流过来的。

继续上行,才是大龙池。不错,正是“国东境城北”,距县城 120 公里。但“天祠”是没有的,也许以前有过。

打开车门还没下车,一股强劲的冷风迎面扑来,哦,好冷!抬头看,雪峰就在眼前,白雪和白云相接。近处除东南山坡上挺拔的云杉之外,到处是一片枯黄。我觉得又从早春一下子进入了深秋。也难怪,这里已是海拔 2700 米以上了。

大龙池比起天池来要小得多,正常情况下,它的水面是 0.6 平方公里。此时正是枯水期,比正常水面还要低两米。令人不解的是,这湖的上面的源流,下面却不见出水口。湖的下端是高耸的天然堤坝。

那么水是怎样流进小龙池的呢?大概这湖底是粗沙砾石,水是潜



流过去的吧！

尽管春姑娘还没有在这里铺起龙神用来迎宾的绿地毯；尽管长在石缝中的野蔷薇还没有开出乳白或金黄的花朵；水面自然也没有游艇，但我依然兴致勃勃。在庫车县委宣传部年轻的副部长马新科和司机小王的鼓励下，我毅然沿着长满云杉的土坡向南面的山顶攀登着。虽然脚下的“地毯”不是绿色的，但踩上去仍像踩着地毯一样，而且正因为是枯草，所以不滑。

在高海拔的山区爬山，以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走几步就觉得心慌腿软，气喘吁吁，仿佛心脏要破裂一样。我决心试试自己的心脏到底还有多大的承受力，因此坚持着继续攀登。在休息了五、六次之后，终于爬到了山的三分之二处，这时马副部长和小王早已登顶后返程了。

站在这高坡上面对群山环抱的大龙池，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扉。人只有面对自己祖国的大好河山才会产生这种激情。我真想对着龙池那映着蓝天倒影的潋潋水波大声呼喊：龙神啊，龟兹龙驹的父亲！我千里迢迢赶来拜访你，请你飞出来吧！飞出来看看这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哦！大龙池，你那映着蓝天倒影的潋潋水波将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中。

高山顶上的丰碑

游过大龙池后本该返程了，但我还想看看铁力买提达坂上的长达两公里多的隧洞，当然可以算得上一大奇观了。

汽车在宽阔的柏油路上左盘右旋，终于爬上了铁力买提达坂，一座钢筋水泥灌注的隧洞就耸立在眼前。洞口停了一辆推土机，因为这座近4000米高的山峰一年四季都可能下雪。所以洞口——特别是北坡的洞口很容易被积雪封住，这就需要及时地把积雪推掉。



新疆地理

汽车一驶进隧洞立刻打开了车灯。但车灯在这暗洞里只洒下一小片昏黄的光,好半天人的眼睛才适应了这种黑暗,才看清路的两侧有排水浅槽,两壁还有一个又一个可以站人的壁龛。我想,如果只身一人走进洞里,一定会有一种走进了阴曹地府的感觉。那我们的养路工人不是要经常出入“阴曹地府”了吗?听说乘毛驴车的旅人和赶着羊群的牧人也经常从洞里穿行。步行走过这条隧洞恐怕得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吧!

走了一阵,对面出现了半轮圆月。这半圆月越长越大,终于变成了满月。啊,到了隧洞的出口处。



司机小王把车停在洞口边,我们都下了车。噢,这可真是到了冬天!积雪就在我们脚边,从山顶渗进洞口里的泉水立即结成了冰。我试着向洞内走了几步,不行,太冷!砭骨这个词儿我是在这里有了更深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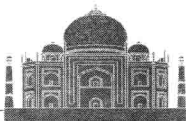
这个高山隧洞应该永载公路建设史册。它不像“布达拉宫”一样是大自然的创造,而是我们年轻的工程兵战士用青春、鲜血和生命创造的,是一座不朽的巍巍丰碑!



佛塔下的秘密

在我们这块被称作西域的国土上,曾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而被无情的岁月掩埋了1000多年。可是,它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又突然被发现并且震惊了世界。它是在哪儿、怎样被发现的呢?

一个叫彼得·霍普柯克的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点儿线索。他说1889年库车县的一个觅宝者,在靠近县城一座神秘的高塔下,发现有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堆积着大量的旧纸片,还有站立着的牛的尸体,他用手一推就倒了。他用篮子装了一些旧纸片儿带回去送给了一个叫古兰·阔迪的阿吉,阿



吉也不认识这些字。后来这些纸片辗转落入印度陆军情报官员鲍尔斯中尉和俄国驻喀什的领事尼古拉·彼德洛夫斯基手里。再后来,这些手稿被一位英国学者赫勒伦博士辨认出来了,这是一些用婆罗门字母(古代龟兹人就使用这种字母)书写的梵文手稿,写于公元5世纪。这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手写文稿。于是,俄国、瑞典、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等等纷纷蜂拥而至,那些高山峡谷中的石窟艺术被发现了,流沙掩埋着的古城也被发现了。一场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丝绸之路珍贵掠夺战就这样开始了。在库车县的森木赛姆千佛洞内,德国人和俄国人差点儿动武。

我非常想知道,这座泄露了古代文明秘密的佛塔究竟在哪儿呢?一到库车我就到处打听,但是谁也不说。

在游了大龙池和铁力买提隧洞回来的路上,马新科同志问我:

“我们库车还有昭怙厘寺遗址,你看不看?”

昭怙厘寺?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提到过:荒城北40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

看!岂有不看之理!

于是我们顺库车河而下,走上了一条坑洼难行的便道。一出山谷,就看见河两岸各有一片废墟,断垣残壁,高高低低。大体上还可以看出东昭怙厘由5个单元建筑组成,佛堂、塔院、僧房等依稀可辨。最吸引我的还是西怙厘最西端的大塔,我一口气从塔北侧的倾斜颓败的土台阶登上了一座离地面约四五米的宽阔的土平台上,从这里眺望东西两座大寺可以一览无余。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眼前的这座残高约10余米的圆柱形土建筑物,是不是那座神秘的佛塔呢?我脚下的这座土台地,是不是那间装着珍贵文书手稿和站着死牛尸体的大房子呢?我想肯定是,因为库车再没有第二座符合上述条件的佛塔了。

我太兴奋了,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了。我相信,考古学家将为我的判断提供充分的证据。也许珍贵的文书手稿已被窃一空,但那头古老的死牛尸体呢,是不是还在我的脚下?



喀什河源头^①

——孟驰北

美丽的伊犁河是由喀什河、巩乃斯河、特克斯河汇合而成。这三条河的源头都在天山腹地的冰川、雪谷中。溯喀什河而上,在接近源头的地方,群山藏娇,万壑含美,景观之秀、之奇,真是令人销魂动魄。无奈道路险峻,除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外,游人罕至。以至风采未见于笔墨,倩影未见于丹青,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佳人,默默守着她的贞朴。

从伊宁市到喀什河源头,行程 300 多公里,车到尼勒克雀尔马地方,再无法通行,只得骑马。行不多久,遥见一峰,突兀天表,云雾茫茫,时隐时现。据向导说,这就是海拔 4000 多米的源头主峰。一进入伊连哈比尔尕山的峡谷,两侧峻峦削岫,错立交牙,喀什河空流在两崖之间,河水时而湍急,时而舒缓,跳着,笑着,唱着,是那样温顺,娴柔,可是竟能从万山丛中冲刷出这样长、这样深的山谷来,不能不令人赞服水的韧性。谷中湿润多下雨,方才还是丽日映空,转瞬阴云四合,雨骑便跋山涉水而来。一时雨霁,四山水声,或淙淙,或潺潺,或喧嚣,或隆隆……仿佛弦、管、鼓、钲并作,流动着一川的乐音。过不多久,谷中便飞起团团乳色雾霭,渐升渐浓,升到与山巅相接处,因气压、气温关系,即凝滞不动。这时,白的质感特别强烈,像充填了满谷的白玉。一会儿,清风徐来,庞大的玉块似又融为液体,随风浮动起来,伫立并列的山峰忽隐忽现,面对这种奇景,宛若置身在蓬莱仙境似的。在艳日照耀下,随着温度上升,那一谷玉液便幻化而去,不留一丝痕迹。突

① 选自《西塞采风录》,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略有删节。



然,谷中一片空明,山峦、绿树,都象洗涤过一般,形、线、色变得那样清晰鲜明。这时,你会惊奇地发现,在喀什河两侧山峦中垂下无数条清流,真是泻玉流银,有的堕空而下,舞绡曳练,霏微散满山谷;有的为岩石所扼,倒流逆卷,喷珠溅玉;有的漫流石面,匀若铺帨^①……众多的清流都汇集在河床中。目光沿着清流向上看去,越高越细,最后就剩下一缕银线,断在坚冰积雪处。这时,你就领会到“源头”的含义。联想到长江、黄河的源头未尝不是如此,只不过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山都是冰天雪地,像广寒宫一样的死静世界,没有这么绚丽的景观。

接近源头,那座兀突的高峰反为近山所阻,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这时峡谷仿佛也到了尽头,路越来越窄,仅容一马,一侧险峰拔起,山石嶙峋之状,令人心怖;一侧怒流冲激而来,迸珠戛玉。人坐在马背上,目不敢侧视,向左向右,都会令人头晕目眩。有的地方因为塌方,连羊肠小道也断绝,只能在哈萨克牧人的引导下,下崖涉水而走。过了这段险路,则另有洞天,四山峰巒,全为积雪所覆,丽日当空,银光四射,照耀得金星乱迸。你背着光去看,那些雪山,或像老翁翘着望天,或像雄狮蹲踞憩息,或像明驼负重,或像老骥伏枥……千姿百态,任凭人们的想象力去勾勒描绘,似乎件件都是造物主琢玉雕银而成的艺术品。看着这些天成的杰作,虽然一般森寒的感觉令人周身生栗,但是想想伊连哈比尔尕山的奶水化成了开都河,玛纳斯河,喀什河,滋润着富饶的伊犁河谷,滋润着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的辽阔原野,在你的内心深处就会涌起强烈的亲切之感,这时,你不是感到冷而是感到热了。

在雪线之下,又是另一种世界,山是绿的,地是绿的,水是绿的,目睹之下,飞苍凝翠,松,榆,杨,柳……耸干参天,接荫蔽日。河岸两侧,绿草深及马腹,7月初,山外已是“绿肥红瘦”季节,而在这里,绿草深处春意正闹,各种花开得那么艳,那么浓,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粉红的,淡蓝的……一簇簇,一片片,无比艳丽,就在那悬崖峭壁的裂缝

① 帨(hú):有皱纹的纱。



新疆地理

中,不知是雨水还是风把花种带了进去,也有野花怒放着,沿路一片金黄,向导告诉说,只要有马粪的地方,这种黄花就很易生长,牧人常骑马走过,所以路旁这种花开得特别旺盛,高寒植物的花冠很小,大的如铜板,小的如指甲盖,花瓣小如米粒,只能用微距镜头,才能拍下它的矫姿。野花的海洋里,蝶飞蜂舞,林中百鸟争鸣,有一种红嘴灰羽,哈萨克族老乡叫做“黑巴”的鸟娟秀可爱,河谷的水面上,水鸟甚多,从岸上扔下一石子,便有成群的野鸭子飞起来,水畔常立着一种比鹤小比鹭鸶大的水鸟,逍遥自在,显出一种无牵无挂的样子,它也不怎么怕人,人走到近旁,它才懒洋洋地飞起,这使人想起辛弃疾的词:“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这儿是鹿的故乡,在危崖之上,常看见马鹿在瞻顾。鹿的警觉性十分强,只要发现一点动静,转瞬就逃之夭夭,树林中常看见自动脱落的鹿角,牧民们收拣起来,一捆一捆用牛往外拉,作为药材卖给国家,根据国家法令,马鹿准捕不准杀,哈萨克牧民中有出色的捕鹿能手。捕鹿是项英雄而又艰苦的劳动,大鹿无法捕到,只能捕到小鹿,小鹿出世三天,就健走如飞,所以猎人必须抓紧时机,每年三四月是鹿产仔的季节,猎人浑身用羊皮包裹起来,带上干粮,伏在鹿寻食必经之处窥伺,这时春雪尚未融化,人常卧在雪中,待鹿走近时,一个突然袭击,扑上去抱住小鹿,自然,这种好运气不是次次都遇上,有时伏上四五天,也不见鹿的影子,其狩猎之艰苦可想而知,这儿又是名副其实的“野猪林”,野猪来时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最大的猪群可达300多只。它们是奇花异卉的天敌,是绿色世界的破坏者,每到一处,会用笨嘴把草根全翻上来,常常有大片大片的,被翻得像犁过似的。野猪凶猛异常,猎人见到,也得让它三分。最有趣的是旱獭,长得胖墩墩的,跑起来像一堆肉在地上乱滚,那憨姿,那拙态,逗得人捧腹不止。这里旱獭之多令人惊奇,因它极少见人,遇见人,还逗着取乐,跑到洞口,朝人发出小儿般的啼叫声,起初是一只,然后是两只、三只,跟着四面八方都叫起来,简直像是误闯了旱獭的王国,引起了它们的嘲弄。人向它们走近时,便一



头钻进洞里,再也不出来,过一二十分钟,它又会钻出来,朝着人叫,实在顽皮哩!

走着走着,忽然出现一座高山湖。湖不甚浩荡,地图上没有她的名字,只能以“未名湖”称之。波不兴,浪不作,沉涵凝碧,清澈见底,有成群的小鱼在雪山的倒影上游来游去。湖畔是繁茂的灌木丛,像是给湖系上了绿色的围巾。坐在湖边,山、水都是那样的寂静,静得叫人万念俱消,享受到一种静态的美,生怕有什么音响来破坏这美的享受。

沿湖前行不远,对面一山拔地而起,直插云霄,源头的高峰到了。高峰南北两侧,各有一条深沟,顺沟寻去,便是冰川地带,满目都是极地风光:冰川纵横交错,覆盖于山顶者,叫平顶冰川,填满山谷的叫山谷冰川,其他还有冰斗冰川,树状冰川,形状各异。这些冰川都以极微小的速度流动着。夏日,表层受阳光照射,逐渐消融,形成涓涓溪流。有的冰川发生裂口,水从裂缝流下,日久天长,冲出大的冰洞,晶莹剔透的样子,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神话中的水晶宫。在接近沟口的山坡上,可见许多冰块,大的如室,小的如斗。这种冰块不会移动,科学上称为“死冰”,据称是冰川退化之后,留下的遗迹。就在冰岩附近,竟有野花在绽口微笑,花与冰相伴,不是新眼看见,真有点不敢相信哩!



踏访米兰

——赵天益

我们乘坐汽车从库尔勒市出发,沿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开始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连两天头裹黄沙,全身浸透在汗水之中,颠簸得五脏俱裂,心焦如焚。当那一望无际、灰黄相间的戈壁黄沙不断压挤过来,让人无处藏身、无处可逃遁时,汽车蓦地绕过几座山冈,下了一个大坡,终于把我们引向一片茂密的绿洲,一排排胡杨,一弯弯清清的河谷,司机显得轻松自如,高兴地告诉我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最东边缘的县城若羌到了。我们下车稍事休息后,汽车又出县城向东行驶约 70 公里,便到了米兰故址所在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六团场。

在神秘莫测的罗布泊南岸,茫茫戈壁与莽莽黄沙中镶嵌着一块翡翠般的绿洲,这便是米兰。

米兰古名伊循,是汉武帝为统一西域,开辟国际商贸大通道,在西域开辟的 12 个垦田屯戍区的一处,是连接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的一个重要关口。汉昭帝统治时期,楼兰反叛汉朝,投降匈奴,常常劫掠商贾,屠杀汉使,切断东西交往的通道,成为丝路的大障碍。元凤四年(公元前 77 年),大将霍光遣勇士傅介子出使楼兰,智斩楼兰王安归,另立王弟尉屠耆为王,迁都伊循,改国号为鄯善。应尉屠耆之请,汉在此设都尉府,遣兵将屯田伊循,镇抚楼兰各部。从此,伊循田连阡陌,渠网纵横,禾稷丰登,商贾云集,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汉代西域屯垦,促进和巩固了祖国统一,为开发边疆,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平定内部动乱,防止外来侵略起了重要作用。屯垦于西域,把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技术带到西域,促进了西域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然而,历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王朝兴废,米兰河改道,狂风肆虐,飞石流沙竟掩埋了这块绿洲。1965年曾在米兰古城附近发现一个汉代灌溉系统,当时沿着米兰河道,修建了总闸、分水闸、干渠和支渠。在灌溉范围内也发现过汉代的文物和墓葬,由此可以推断,灌溉系统是汉代屯田的遗址,有人推测米兰河东支改道,导致灌溉系统的废弃,最终也使米兰古城废弃了。

今天,塔里木大漠深处的伊循古城遗址——突布提城堡及烽火台,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二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研究者和丝路游客考察与观光的胜地。

从三十六团场水管连向东南方向走四五公里,就到了城堡遗址的西区。眼前的这个大方土堆,棱角已无,基边长约七八米,高约六七米,它是佛塔还是烽火台的残迹?无从考察。附近散布着红色碎陶,亦有带花纹者,这肯定是米兰遗址最西部的残迹,城堡面积约3900平方米。登上城堡鸟瞰全区,东北角2000多米处有一佛寺,西面是墓穴群,有一圆锥形的主墓矗立于中心,四周是较低的蒙古包型的墓群。古城四周,居民点遗址还依稀可辨,可以想见当年田连阡陌、渠道纵横、村落炊烟、鸡鸣犬吠的繁荣景象。

相传突布提城堡建于唐代,为吐蕃统治时期的军事城堡之一。略呈长方形,南北宽约56米,东西长约70米,城垣为夯土筑成,四角皆有望楼,西面有两个缺口,似为城门遗址。城内有大型房屋遗址,疑为官署。房屋大多以土坯砌成,有的还一半穴入地下,据介绍,解放后在此曾出土大批吐蕃文书和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所抄写的诗篇残纸。此外,还出土不少木弓、刀鞘、铁镞、骨镞和漆皮甲片等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品,对于研究吐蕃文化,特别是研究吐蕃在新疆地区所设军镇状况有重要意义。

我们登顶而望,城堡周围沙坡缓起缓伏,加上漠风如隔一层纱布,



新疆地理

仅见东南1公里处隐约有土林状东西,近前一看,确是土林,因地上无任何人工痕迹,爬上东面的大沙埂,但见三公里以外如梦幻般模糊的城堡,使人真不敢轻信。揉眼运气,待两股五级风的微小间隙时,定神望去,即见城堡是平地兀起而高筑,城墙略内倾而稳健,其上残垣隐约可见,确信那是米兰城堡。只听身旁风响,可是那里给人的感觉是静谧的。另外,我们还看见西南和西北方向都有丘型小佛塔。

转眼间风力忽而六级,被风吹起的沙子打在衣裤上唰唰作响,我们只得埋脸侧身而走。约半个小时,由西面缺口登上古城南墙内最高的土台。目测为方城,东西长约70米,南北宽约50米,墙最厚处约10米,顶端厚约4米。四角城墙较高,估计那是原来设置的角楼。东、北、南各有马面墙一处,东西有两个豁口,北有一个豁口,南墙正中高处有大方台突出墙体,上有残壁和两根木桩,这高台似堡中之堡。放眼四望,南见阿尔金山脉,西北见隔着戈壁的三十六团场垦区绿洲,其余便全是沙漠。又见城堡南侧有大量车辙为东西向,隐约可见西北4公里外有座比较讲究的小房,陪同的向导说那是文管站所设。城墙内的断壁残垣中未见木料,仅看到一些陶瓦碎片,也有刚被挖掘过的痕迹。城墙下层由土坯加红柳条建筑而成,上层有的是用土坯砌建,有的则用红柳枝、草、土坯混筑。城四角有角楼台基,附近还有14处佛塔为中心的佛寺遗址,均为土坯砌筑。城堡周围有些枯干散碎的树根。

据介绍,这里出土过距今两千多年的吐火罗、梵文、吐蕃、汉文等文书,尤其是出土的带翼神像壁画,大眼长眉,直鼻高额,以及晕染法,颇有印度和古希腊的风格。是斯坦因割走了这些壁画。米兰地处丝路要冲,印度的小乘佛教对这一带多有影响,据说佛教壁画多有键陀罗特色(古希腊和印度)。其文书亦有印度贝叶装订的形式,甚至有的壁画就是印度人所绘。可惜今日的米兰遗址,别说所谓的“带翼天使”看不见了,就连被剥去壁画的回廊也看不到了,惟一看见的是一片破败黄土墙和腰肚已空的土佛塔。